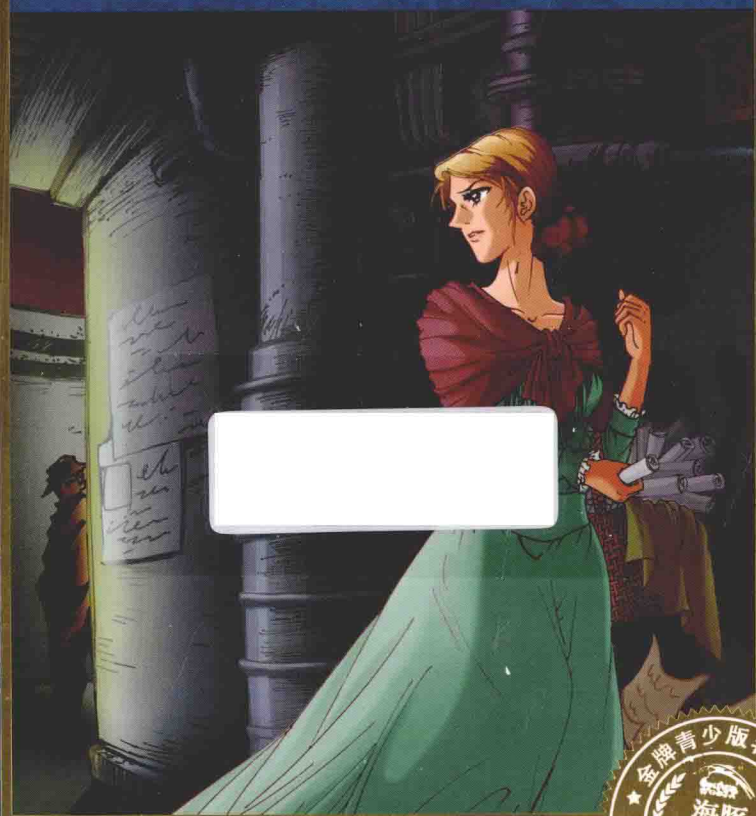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文学名著宝库

母亲

Mu Qin

·青少版·



海豚文学馆

金牌青少版名著丛书
海豚文学馆

持续畅销10余年

•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•

• 青少版 •

母亲

[苏联]高尔基 / 著

亦点 / 改写

长江出版传媒 |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母亲 / (苏) 高尔基著; 亦点改写. —武汉: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4.5
(世界文学名著宝库)
ISBN 978-7-5560-0275-7

I. ①母… II. ①高… ②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苏联-缩写 IV. ①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09018 号



母亲

(苏) 高尔基 / 著 亦 点 / 改写

责任编辑: 罗 萍 叶 朋

绘画: 方 卉 效果制作: 熊轶揆

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武汉市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7.375 印张 彩插 6P

201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60-0275-7

定价: 14.00 元

策划 /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(14121362)

网址 / www.dolphinmedia.cn 邮箱 / dolphinmedia@vip.163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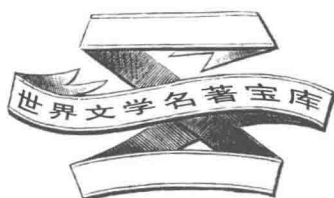
咨询热线 / 027-87398305 销售热线 / 027-87396822

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 / 湖北豪邦律师事务所 王斌 027-65668649

前 言

马克西姆·高尔基(1868—1936)是苏联著名作家,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一个伟大代表。《母亲》是高尔基的代表作,它描叙了俄国十月革命前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觉醒过程,曾得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高度评价。

《母亲》的主人公之一巴威尔是一个由普通工人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,作者在他身上倾注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和热情,并通过他反映了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。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是母亲,通过她的一步步觉醒,直至在儿子的感召下投入革命,从一个封建时代逆来顺受的被压迫者变成一个热情坚定的革命战士。同时,作者也揭示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生活背景。



第一部



· 1 ·

—

在郊外的工人区，工人们住在简陋矮小的灰色房子里，他们每天都要沿着泥泞的小路到那一座座高大的鸟笼般的工厂中，在机器笨重的轰隆声和蒸气的怒吼中度过劳动繁重的一整天。

太阳落山后，工人们好像无用的废矿渣一样被工厂抛出来，为了刺激胃口，他们便拼命地喝烈酒伏特加。晚饭后，他们懒洋洋地到街上闲逛，回到家里就跟老婆吵闹，常常是拳打脚踢。在这枯燥的千篇一律的日子里，年轻人则下酒馆，或者轮流在各家举行晚会，他们拉起手风琴，唱着淫荡放肆的小曲儿，跳舞、喝酒，喝醉了之后就会打架，往往打得头破血流。他们代代都是这样生活，年轻的时候酗酒和打架，并受父母的殴打。他们的全部生活被那年深日久、牢不可破的习惯所束缚，没有人想改变眼前这种生活。

钳工米哈依尔·符拉索夫，也是这样生活着。他在工厂里技术数一数二，但是由于他性格暴躁，对上司态度粗暴，所以得到的工钱很少。每逢休息的日子，他总要打人。大伙儿都不喜欢他，也怕他。他那张长满黑胡须的嘴脸和毛乎乎的双手，使大伙儿感到可怕。尤其是他的眼睛，使人望而生畏——细小而尖锐的眼睛，好像钢锥一般刺人，凡是碰到他目光的人，都会感到他那无所畏惧、毫不留情的野兽般的劲头儿。

“给我滚开，孬种！”他低声怒骂。从他满脸的胡须里面，露出又大又黄的牙齿。

他的话不多，“孬种”是他常用的字眼。他用这两字呼喊厂主、警察，也用来叫唤老婆。

当他的儿子巴威尔十四岁时，符拉索夫有一回想抓住儿子的头发揍他，但是他的儿子却拿起一把很重的铁锤，斩钉截铁地说：

“受够了！我再也不受了……”一边说一边举起了铁锤。

“好吧！……”做父亲的重重地吐了口气，放开儿子，补充说，“唉，你这个孬种！……”

这事发生之后，直到他死，几乎两年光景，他再也没有去管教儿子，也没向他开口。

他养着一条和他自己一样高大而多毛的狗。每天进厂的时候，那条狗总要送他到工厂门口，到傍晚时，再到工厂门口去等他回来。休息日符拉索夫到酒馆里去的时候，那条狗拖着毛茸茸的大尾巴跟在他身后。他喝醉了之后就回家，吃晚饭时，就用自己的饭碗喂狗，但从来不抚弄它。晚饭后，一旦老婆不及时过来收拾，他就会把碗碟摔在地上，把酒瓶摆在自己面前，背靠着墙，张大嘴巴，闭上眼睛，用凄惨难听的声音自顾自哼

唱，一直唱到酒瓶喝空为止。然后他横转身子瘫倒在长凳子上，或者把头埋在桌子上，昏睡直至第二天工厂汽笛拉响的时候。

他是得疝气病死的，死的时候非常痛苦。只有他的老婆、儿子、狗，以及几个工人区的乞丐，参加了他的葬礼。几乎没有人对他的死感到悲伤，相反，人们都为他的老婆感到庆幸。只有那条狗坐在新坟上面，默不作声地嗅了许久。又过了几天，那条狗不知被谁打死了。

父亲死后不久的一个周末，巴威尔·符拉索夫第一次学着大人的样酗酒了。伏特加使他全身疲软无力，母亲的爱抚使他感到羞愧。母亲眼睛里充满着悲哀，使他想哭。

母亲抚摸着他那被汗水湿透的蓬乱的头发，轻轻地说：

“这种事不是你应该做的……”

他呕吐起来。母亲把他扶到床上躺下，把一条湿毛巾敷在他苍白的额头上。他觉得眼皮很重，嘴里有一股苦味。他从睫毛之间望着母亲的面容，胡乱地想着：

“看来，对我还太早了点。别人喝了都没啥，我却觉得恶心……”

仿佛从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传来了母亲温柔的声音：

“你要是喝起酒来，那还能养活妈妈吗？”

他紧闭着眼睛说：“大家都喝酒……”

母亲一声长叹。他说得不错，除了去酒店之外，人们再没有别的玩的地方了。

年轻人所需要的一切，巴威尔都有了：手风琴、有胸甲的衬衫、漂亮的领带、套鞋、手杖，一切他都买了。他变得和同龄人一样了，也出席晚会，也学会了加特里尔舞和波里卡舞。



每逢假日，他总是喝醉了才回家。早上醒来的时候，觉得头痛、胃痛，脸色苍白，没有精神。

这种生活没有给巴威尔带来快乐，反而使他感到沉闷无聊。渐渐地，母亲发现他不常去参加晚会了，休息日虽然常常外出，可是回家时并没有喝醉。母亲觉得，儿子浅黑色的面孔渐渐变瘦了，眼神也越来越严厉，嘴唇总是紧闭着。从前，常有伙伴来找他，但由于总是碰不上他，大家也就不来了。

母亲看到儿子和别的青年工人不同，觉得很高兴，但她能看出，他是专心致志地从生活的暗流中朝一旁的什么地方游去——这在她心中又引起了一种莫名的忧虑。

“巴甫鲁沙！你身体不舒服吗？”她有时问他。

“不，我很好！”他回答说。

“瘦多了！”她叹息似的说。

他开始拿些书回来，悄悄用功，读过的书，立即藏起来。有时候，他从那些小册子里面摘录些什么，写在单页纸上，写好之后，也藏起来……

这样一天天过去了，母亲感到儿子的话愈来愈少了，而他的话里，也添了许多她听不懂的新字眼，并且说起话来很有礼貌。同时，他不再追求外表的漂亮，却更加注重清洁；他的一举一动，变得更加洒脱，外表也更加朴实、柔和了。他有空就扫房间地板，每逢假日就亲手整顿自己的床铺。总之，他是在努力地减轻母亲的负担。在工人区谁也不会这样做……

这一切都引起了他母亲的不安。

有一次，他拿回了一幅画，把它挂在了墙上。画上有三个人，他们正一边谈话，一边轻快而勇敢地向前行进。

“这是复活的基督到哀玛乌司去。”巴威尔这样介绍说。

母亲很喜欢这幅画，可是她心想：“他一方面尊敬基督，另一方面却不到教堂里去……”

有一天吃过晚饭后，巴威尔放下了窗帷，开始看书。母亲收拾好碗碟，走出厨房，小心翼翼地走近他的身边。他抬起头，疑惑不解地望了望母亲的脸色。

“没什么，巴沙！”她难为情地走了出去。但是，在厨房里待了一会儿之后，她忍不住又走到儿子的身边。

“我想问你一句话，”她说，“你总是看些什么书？”

巴威尔低声又严肃地说道：“我在看禁书。因为在这些书里有生活的真理，所以禁止我们看……这些书都是偷着出版的，如果别人知道我有这种禁书，那我非坐牢不可。因为我要知道真理，就得让我坐牢。你懂了吗？”

母亲睁大了双眼望着她的儿子，觉得他好像是另外一个陌生的人。她替儿子害怕，担忧。

“你为什么干这种事呢，巴沙？”她说。

他瞅着母亲，眼里放射出执拗的光芒，低声却很坚定地回答：

“我要知道真理。”

母亲心里明白了，她的儿子已经永远地献身给一种秘密而又可怕的东西了。她早已惯于不假思索地顺从生活中的一切遭遇，现在，她只有静静地哭泣。

巴威尔温和地低声说道：“请你想一想，咱们过的是什么日子？妈妈，你已经四十岁了——有过一天好日子吗？爸爸经常打你——我现在才明白，爸爸是在你身上发泄他的痛苦，他生活中的痛苦。这种痛苦压在他的背上，可爸爸却不知道，这种痛苦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。爸爸做了三十年的工，从工厂只



有两栋厂房的时候就进厂干活了,现在,都已经有七栋厂房了!”

“妈妈记得有过什么高兴的事吗?”他问,“在过去的生活里,有没有值得妈妈纪念的事情呢?”

她悲伤地摇摇头,这还是第一次听到别人谈她自身,谈她的个人生活呢。这些话在她心里唤起了早已淡忘的模糊的思想,和对生活茫然不满的感情——这是早年青春的女性和感情。那时她和女伴们曾经聊过人生,但除了埋怨,她们谁也说不清楚人生为什么如此艰难困苦。而现在,她的儿子正坐在她的面前,他所讲的一切都在触动自己的心灵,她的心中,充满了对儿子的自豪,因为儿子能够正确地理解母亲的生活,说出她的苦恼,疼爱她,怜惜她。

她的心灵轻轻颤动起来,心里感到一种未曾有过的,既悲且喜的新鲜感情。

“那么,你打算怎样呢?”母亲问道。

“我得学习,然后我再教别人。我们工人非学习不可,我们必须明白,必须懂得,我们的生活到底为什么这样痛苦。”

母亲的心在矛盾着,一方面,她为儿子能够把人生的悲苦看得如此清楚透彻而自豪;但是另一方面,她想到儿子是在一个人站起来反抗大家(连她也在内)所习惯了的生活。她很想对他说:

“孩子!你能干出什么名堂来呢?”

但是,她没敢说出口,只是呆呆地继续听儿子给她讲那些她所不了解的事情和道理。

巴威尔继续向母亲谈起了那些在民众中撒播真理种子的人们,可是敌人却把这些人当作野兽似的捕捉、监禁、充当苦役……

“我见过这样的人!”他热诚地慨叹道,“他们是世界上最

好的人！”

他站起来，在屋里踱来踱去，过了一会儿，说道：

“这样，妈妈，现在你总算知道了我在做些什么事情，到什么地方去，我全对你说了！即使你爱我，我也请求你不要妨碍我……”

“我的宝贝儿子呀！”她叫了出来，“还不如让我什么都不知道的好！”

他握住了她的手，紧紧地把它攥在自己的两手中。

“我什么也不妨碍你！”她断断续续地说，“只要你当心自己，千万要当心！”



二

在十一月下旬的一个周末，巴威尔告诉母亲，礼拜六城里有客人来。

傍晚，母亲心中忐忑不安，手按着凳子，望着门口的方向，紧张地等候着那些想象中的危险人物的到来……

不久，门开了，先伸进一个戴大羊皮帽子的头，跟着，慢慢地弓着腰走进一个很高的人来。他伸直了腰板儿，缓缓地举起右手，深深地吐了一口气，用洪亮而有力的声音说：

“晚安！”

母亲默默地鞠了个躬。

“巴威尔不在家吗？”

那个人从容地脱下毛皮外套，用帽子撞去了长筒靴子上的雪，把帽子扔到角落里，迈开两条长腿，一摆一摆地走进房来。

他的圆脑袋剪得光光的，两颊也剃得精光，长长的唇髭往下垂着。那大而突鼓的灰色眼睛，朝屋子四下望了一望，然后跷起二郎腿，与母亲聊开了家常。

他镇定的态度、柔和的言谈和单纯的容貌，使她觉得安心。他的神情坦然又愉快，他穿着蓝色的衬衣和黑色的裤子，裤脚塞进长筒靴里，样子朴素又自然。

她正想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从什么地方来，他却忽然先开口问她了：

“老妈妈！你额上的伤疤，是谁打的？”

母亲不高兴地反问道：

“我的老天，这种事情与你有什么关系？”

他见她生气了，连忙直率而又亲切地告诉她，自己的养母头上也有一块相同的疤，那是被同居的靴匠喝醉酒后打破的。母亲听了歉意地微笑了一下，说：

“我并没有生气，不过你问得太突然了……这是我去世的男人留给我的礼物……你不是鞑靼人吗？”

他把腿一伸，咧开了大嘴笑起来，笑得差不多要把耳朵扯到后脑勺上去了。然后又认真地说：

“暂时还不是。”

他告诉母亲，自己名叫霍霍尔，出生在卡涅夫城。一个月前，才进了这儿的工厂，并在这儿认识了许多人，包括巴威尔。

母亲开始喜欢起他来，因为他赞美了自己的儿子。

门洞里又传来了脚步声，门被很快地推开了。走进来的是一位个头不高、相貌淳朴，留着一根亚麻色粗辫子的姑娘。她低声问道：

“您是巴威尔·米哈依洛维奇的母亲吗？您好！我叫娜塔

莎……”

霍霍尔帮她脱下外套，问她：

“冷吗？”

“郊外很冷！风大……”

她的声音圆润而清晰，嘴巴很小，有点鼓起，她周身滚圆而且显得健康。脱了外套，她立刻用她那双被寒风吹红了的小手用力地摩擦绯红的脸颊。皮靴的后跟很响地踏着地板，急急地走进屋里来。

“连套鞋都不穿！”这个念头在母亲心里一闪而过。

“是啊！”姑娘颤抖着，拖长了声音说，“冻僵了，哦！”

“我马上就烧茶炉去！”母亲快步走向厨房，“一会儿就来……”她觉得这个姑娘她早就认识，好像早就对她怀着一种母亲般的善良而怜惜的爱，她不断地含着微笑，倾听着房间里的谈话。

不久，又来了几位年轻的工人，最后，巴威尔也回来了。

茶炉烧开了，母亲把它搬进屋来。客人们围着桌子紧紧地坐成一圈，娜塔莎手里拿本小书，坐在一角的灯下。

“为了要知道人们的生活为什么这样坏……”娜塔莎说。

“还有，为什么他们本人也不好。”霍霍尔插嘴说。

“……我们应该先看看，他们开始是如何生活的……”

母亲一边倒茶，一边听那姑娘流畅的念书声。书中讲的是人类文明的历史，大家都安静地听着。

“我要知道的，不是人类曾经怎样生活过，而是人类现在应该怎样生活！”这时，屋子里响起了维索夫希诃夫不满的声音。

“对啦！”红发少年站起身来，表示赞同。



“我不同意！”菲佳喊道。

一场争论爆发了，几乎每个人的脸都红了，声音也越来越高，但是谁也没有生气，而且也没有母亲听惯了的粗话。

“等一等，朋友们！”娜塔莎突然说，于是大家伙都静默下来瞅着她。

“我们什么都得知道的说法，无疑是对的。我们应该在我们身上燃烧起理性的光辉，使愚昧无知的人们可以看见我们。对于一切问题，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公正而确实的回答。必须知道一切真理和一切的虚伪……”

娜塔莎说完之后，巴威尔站起身来，平静地说：

“我们单是希望能够吃饱肚子吗？不！我们应该使那些骑在我们头上想蒙住我们眼睛的家伙知道，我们并不是动物，不是仅仅要吃饱肚子，我们希望过人的生活！——我们应该让敌人看到，他们强加于我们身上的苦刑一般的生活，一点也不能妨碍我们和他们一样聪明，而且还要超过他们！……”

母亲听着他的话，心里颤动起自豪感——确实说得有道理！

“吃饱的人多，正直的人少。”霍霍尔说，“我们应该从这种腐朽的生活沼泽朝着未来的真理王国架起一座桥梁。这才是我们的任务，朋友们！”

可是维索夫希诃夫和红发少年却认为只要直接去斗争就行，没必要学习更多的道理了。

他们散会的时候，已经过了半夜。

娜塔莎在厨房里穿外套的时候，母亲对她说：

“都什么时节了，还穿这么薄的袜子！要是你愿意，我给你打一双羊毛的，好吗？”

“啊，你真是好人！”娜塔莎握着母亲的手低声回答。

当大家都走了以后，母亲绕着桌子忙活着，收拾了茶具，心里感到非常满足和畅快，因为她终于能够参与儿子的大事了。母亲对儿子说：“你做了一件大好事，巴沙！”她说，“霍霍尔非常可爱！还有那个姑娘——喏，她真聪明！她是干什么的？”

巴威尔告诉母亲，娜塔莎曾经娇生惯养，她的父亲是个老板，做钢铁生意的，有好多家产。但因为走了这条革命的路，就被她父亲赶了出来，现在是个贫穷的小学教师。

母亲不解地问：“巴沙！我真弄不明白，有什么危险和需要禁止的呢？不是一点坏处都没有吗？”

儿子回答道：“坏处是没有。但是，在我们大伙面前，却有监牢在那儿等着。妈妈，你应当预先知道会有这样的事……”

她的两手战抖起来，压低了声音说：

“也许……老天会保佑，总有法子可以避免的吧？……”

“绝不会有的！”儿子镇静地说，“我不会哄骗你，没法避免！”

夜里，母亲睡不着觉，暗暗地为儿子和他的同伴们祈祷着：“耶稣基督，可怜可怜我们吧！”

从那天以后，巴威尔家成了这些追求革命年轻人的秘密集会地。他们每逢周六都要聚会，并且又有一些新的朋友加入进来，其中有个身材苗条的大眼睛姑娘，名叫莎馨卡，她的言行举止都很男人化。她通常总是生气地锁着一对浓黑的眉毛，每当说话的时候，那笔直的鼻梁下的鼻孔，总是不停地鼓动着。

莎馨卡曾高昂地说：

“我们是社会主义者……”

当母亲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就立时盯住这个姑娘，并怀着



无名的恐惧。在她年轻时曾听说社会主义者刺死了沙皇，当时大家都说，因为沙皇解放了农奴，地主们要向沙皇复仇。她不明白为什么她儿子和儿子的朋友们也是社会主义者了。

散会之后，母亲问巴威尔：“巴甫鲁沙，你当真是社会主义者吗？”

“是的！”他站在她面前，照例用明快而果决的口气说话。

母亲叹了口气问道：“当真，巴甫鲁沙？他们不是反抗沙皇，还杀死了一个沙皇吗？”

巴威尔在屋子里转了一圈，用手摸着腮帮，微笑着说：

“我们不需要这样做。”

他用柔和而又严肃的声调，给她讲了许多。

她望着他的脸庞，心里琢磨：

“这孩子是不会做坏事的！——他是不会的！”

渐渐地，母亲发现那位贵族小姐莎馨卡对她的儿子态度严厉，甚至有时训斥他。但巴威尔只是含笑不语，他的双眼中闪出和以前对待娜塔莎一样的温和的光芒，他目不转睛地瞅着这个姑娘。这使母亲觉得不快，但巴威尔告诉母亲，莎馨卡是个好人。

有时，他们在聚会中念读外国工人的新闻，常常会为德国、英国或意大利工人暴动的消息而激动，甚至欢呼起来。霍霍尔两眼放光地说：“我们应该写封信给他们！让他们知道在俄国也有和他们信奉同一种宗教，抱着同一目的，正在为他们的胜利而欢喜的朋友！”

于是，在这个狭小的房间里，产生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在精神上亲密的感情。它也感动了母亲。她虽然不了解这种感情，但是这种感情却用一种欢乐、青春、醉人和充满了希望的力量使她直起腰来。

“你们真行！”有一次母亲对霍霍尔说，“什么人都是你们的同志——不论是亚美尼亚人，犹太人，奥地利人——你们为所有的人欢喜，为所有的人悲痛！”

霍霍尔兴奋地告诉她：“在我们看来，没有所谓的国家，也没有所谓的种族，只有朋友和敌人！一切工人都是我们的朋友，一切的财主、一切政府都是我们的敌人。只要是一个社会主义者——我们就是精神上的兄弟，从前是这样，现在是这样，将来永远也是这样。”

母亲越来越喜欢霍霍尔。他就像母亲的另一个儿子，每逢礼拜日，假若巴威尔不得闲，他就来帮母亲劈劈柴或者干些其他活计。

在母亲的要求下，霍霍尔搬到她家来住了。

三

终于，巴威尔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，四周已经有许多怀疑的眼光向这里张望了，各式各样的谣言流传开来。母亲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儿子和霍霍尔，可他们毫不在乎人们怎样说。

一天晚上，母亲无意中听见儿子和霍霍尔的谈话，霍霍尔告诉巴威尔自己爱上了娜塔莎，巴威尔则劝告他最好还是不要向娜塔莎表白，因为结婚、生子、面包，会使他们远离革命事业。

霍霍尔沉默了好久之后赞同了巴威尔的意见，之后巴威尔告诉他，自己也在经受这种感情上的煎熬。

母亲听了这些，无声地哭泣起来，她为这些年轻的革命者为了事业不得不压抑个人的感情，甚至必须为了事业牺牲自己

